

樹影

雷

雨田 林鬱

玉黛与玉寶 名一

曹雪芹原著
朱彤改作



FUDAN JPZ0000038126D 复旦图书馆

版初月四年三十三國民

鬱

雷

原作者

改作者

總經售

經售處

實價每冊

朱

讀書出版社

全國各大書戶

土報紙本六十五元
熟料紙本八十五元

五與黛玉

形芹

元必印翻 • 有所權版

H7105

一首民族的哀歌
獻給再生的祖國

醒來，醒來！天已快亮，

在森林中我聽見一個曲子歌唱。

是那個豪放的夜鶯，

她震蕩於山野的豪放之音。

昏夜落到了西方，

清晨湧出在東方。

曙光降臨把光明籠罩了

昨夜將逝的曖昧的雲層，

太陽就要出來照耀

月光消滅於灰色之域。

—— 聖特勃：夜鶯

目次

序

人物表

第一幕 (兩景)

第二幕 (兩景)

第三幕 (三景)

第四幕 (一景)

尾聲

後記

一

七

九

七九

一一三

二〇一

二二一

二二七

序

一小時讀紅樓夢，已經不止一週了。每次讀後，我總不能自制地浮起一層黯淡的景象。接連總有好幾日，那黛玉飲泣的聲音，寶玉佯裝的瘋狂，寶釵寒冷的感覺，一逕盤繞着我的記憶，徘徊留連，不能遽去。我彷彿看見一羣可憐的小耗子和小兔子，畏縮地蟄伏在大觀園的古老的牆腳下，哼唧唧唧地捫着生命的悲劇。日子久了，這個印象雖然也會慢慢地淡漠了下去，但有時又會突然彈凸將出來，有一次凸出的更特別顯著。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是一個初秋的傍晚，天氣雖不燥熱，却是彤雲密佈山雨欲來的形勢。當我挾着避雨的心情，匆遽地走過一座石橋的時候，我聽見天空隱隱地響着雷聲，最初是陰陰地，沉沉地，後來是悶悶地，鬱鬱地，最後竟是隆隆地了，然而始終不能掙出一聲震耳的霹靂！——那是多麼可憐的聲音啊！還使我不禁想起那古老牆腳下一羣可憐的小耗子和小兔子，我因此更深一層明白它們哼唧唧唧的悲哀了。

以後慢慢的長大了起來，我開始明瞭那一種憂鬱的聲音，或者並不祇是一首兒女私情的悲曲。而竟也是一隻民族精神的哀歌。一個民族的生活態度，往往可以從兩性關係中尖銳地凸露出來。

英國民族的剛健，表現於羅密歐的深愛和朱麗葉的犧牲之中；德國民族的強勁，反映於維特自殺和浮士德縱慾的故事裏；自南宋以來，中國民族所持的生活態度，我們從寶玉的典型性格中，也不無絲毫線索可尋。寶玉並不是沒有愛的熱情，恨的勇敢和悔的真誠，但是由於一種可怖的傳統勢力的影響，那些性靈深處的情操，不能够滔滔汨汨的湧出來，祇是津津澹澹地浸漬着，浸漬着，走着灣灣曲曲的小路。寶玉也並非不感覺到內心的煎熬和痛苦，然而他始終不能堂堂正正地站將起來，高高地豎起「性靈解放」的大纛，爲它光榮地「生」，或者光榮地「死」，他祇是含含糊糊地隱忍着，隱忍着，最後不是委委曲曲的妥協，就是淒淒慘慘的逃避。——那是多麼軟弱的靈魂啊！那不是一千多年來民族精神的寫照？那不是我們祖父、父親和我們自己低調生活的說明？一千多年以來，我們不僅在兩性關係上，而且在全部生活態度上，都是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的混日子，那麼平平淡淡地，晦晦澀澀地，就像是大海裏沒有驚濤駭浪，夏夜裏沒有疾雷閃電；就像是一個歌者永遠喪失了「多」字的高音，一位畫家不能辨別紫色和青色的鮮明。我們的民族就在這一種低迴黯淡的生活裏，年復一年的，逐漸消失了我們的健康，意志，勇敢和我們對於人生熱忱的理想。

感謝這一次悲壯的大戰，爲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帶來了熱情和信心。未來勝利的展望，也將無疑地是一種重大的激勵。我們應該特別珍視這一點熱情和激勵，因爲我們已經鬱抑的那樣長

這，我們是那麼渴望着有力的刺激！現在我們還不知道，抗戰對於我們精神可能發生的影響。但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就是這一點熱情還是會很快地消逝無蹤，如果我們的基本態度沒有改變，灰黯的帳幕便要再度籠罩我們的心境。那時我們大約會以無限的悵觸之情，如同溫習一個奇幻的夢樣的，來溫習今日驚心動魄的史蹟。那時我們依舊會哼唧唧唧地，蜷伏在無數大觀園的殘蔽的牆脚下，捱着沒有光沒有熱沒有力的生活。世界正在蘊釀着可怕的劇變。歷史舞台已經上演了，並且還要繼續上演前所未有的英雄式的戲劇，在未來鉦鼓號角大合唱的軍樂裏，我們便祇有哼唧唧唧地，等待着小動物最後的命運。

有人以爲我們如今就是少了一副護身的盔甲。若干鐵路，若干工廠，就能把我們扮成一個氣宇軒昂的角色。不錯，盔甲是重要的，一個農夫不能沒有鋤把，一個商人不能沒有珠盤，一個民族也不能沒有戎裝。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人民，如果沒有活潑的心胸，強烈的意志，旺盛的生命力，單是盔甲決不能夠保護我們。是個勇士，他必定要有一種勇士的氣概，一種斬釘截鐵黑白分明的人生態度，這就牽涉到基本的心理問題了。

我爲這問題苦惱了很久。不知道是因爲偏見或是成見，我總覺得今日社會上，依舊滿佈着「雷」的空氣。我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可以看見小言小語的諷刺和傾軋，不明不白的推托和牽就，有力無力的陷害和頌揚。謠言的勢力是更猖獗了，背後的毀謗成爲攻擊別人主要的武器。

變相的商業戀愛到處流行着，情感是更深一層投入物慾的羅網里去。整個社會的人格是腐爛的，態度是模稜的，心靈是鬱結的，我們的性靈深處始終不能滔滔汨汨地湧出珠璣的泉水來！

這現象是可懼的，然而更可懼的是，並沒有多少人願意承認這個問題的嚴重。我幾次要試試叫喚出來，希望在這個陰霾的天空中得到一些同情的回音，我又發現自己的嗓音原來是嘶啞的，我於是感到一種無比的鬱抑的痛苦。這使我不禁想起紅樓夢來，我想起那古老牆脚下小耗子小兔子的聲音，想起那聲音所反映和代表的人格與意義。那是怎樣一種軟弱的生命呵！兩百年以前，他們就在那裏無力地呻吟着叫喚着，直到今天，他們的呻吟和叫喚，還沒有得到他們應該得到的尊重和注意。現在趁着悲壯的情緒還沒有消逝，民族的精神可能發生劇變的時候，我們從新把那一種呻吟唧唧的聲音轉播出來，似乎也還不是全無意義的。雖然我明知道，紅樓夢是怎樣一件瑰偉的大彫刻，我的可憐的拙劣和幼稚，對於那位才情橫溢的大蠶人，將是一種怎樣重大的冒犯，褻瀆或甚至是罪惡，我也毫不瞻顧了。我幻想那些沙沙的噪子能够揮出一句話來：

「我們要求靈魂的解放！」

「我們要求敢愛，敢恨，敢奮鬥的性靈生活！」

爲了這一個目的，在我的寫作原則上，內心的說明佔據了較重要的位置，故事本身的忠實性倒是次要的，有時甚至於完全被漠視。因此「戲」和「書」的距離，恐怕是很可驚的。其中有很

多情節顛倒，舛誤，杜撰和改變的地方。你寬大的讀者們，我請你們不要用考據學的眼光，來鑒衡這一齣不成戲的戲。我沒有改編紅樓夢那樣奢侈的企圖。我不過襲取裏面一個輪廓，幾段情節，十來個人物，幻想說明一種態度，一種東方古老的生活態度。錯誤和罪惡是免不了的，在這里，我祇有請你們原諒我的大膽的荒唐。

原书空白页

人物表

賈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

王夫人：四十多歲，她的次媳。

寶玉：十七八歲，王夫人的獨子，她的愛孫。

李紈：王夫人的寡媳，寶玉的嫂嫂。

薛姨媽：王夫人的胞妹。

寶釵：薛姨媽的獨女，寶玉的姨表姊。

黛玉：賈母的外孫女，寶玉的姑表妹。

紫鵲：黛玉的丫頭。

襲人：寶玉的丫頭。

晴雯：寶玉的丫頭。

麝香：寶玉的丫頭。

鳳姊：賈母長子的二媳婦，寶玉的堂嫂。

小紅：鳳姊的丫鬟。

賈芸：寶玉的堂侄。

賈桂：寶玉的孩子，賈玉的堂孫。

傻大姐：賈母的丫鬟。

喜娘，賀客，更夫，醫官，丫鬟，小廝等。

王夫人：賈母的二媳婦，寶玉的堂母。

王熙鳳：王夫人之弟媳，賈母的小孫女。

王夫人：賈母的二媳婦，寶玉的堂母。

賈母：王夫人之弟媳，賈母的小孫女。

人神表

（一）

第一景

（一）

時：距今二百年前。

幕地：北京。

人：寶玉、黛玉、寶釵、薛姨媽、紫鵲、小紅、晴雯、襲人、麝香等。

景：已是深秋了，賈府大觀園雖然林木葱茂，也不免有一點蕭瑟的景象。傍晚的斜陽，似乎眷念

一哭地的風光，不肯匆遽地歸去。園內一排朝西的竹林，全身正披著金色天簾，在晚風中嘩嘩

對地絮語着。林右隱約地露出一片瓦屋，孤獨且而寂寞的佇立着，好像是一個安靜幽嫻的小姑

姑娘，脈脈地依偎在竹林的懷抱裏，傾聽他訴說終古不變的戀情。

土：偶然有一兩隻失羣的乳燕，不知道從哪一片灰雲裏冒了出來，繞過竹林上空，寥落地飛

飛走了，飛遠了，慢慢的高了，終於消失在蒼茫的暮色裏。

（二）

長舌舐着掩着，惹得它一陣皺眉以外，它總是端端正正的深垂着，掩蔽着朱漆的窗牖，就好像掩蔽着一個少女多少歲月美麗的祕密。

屋內——

上首：二扇窗，一幢門，一張書桌；下首：一扇窗，一幢門，一張床鋪。下首的門是通廂房的。

橫首又是一張床，比較寬大些，也尊貴些。床的右邊是一張高几，上面擺着一隻古銅香爐，一股青煙正在嫵媚地升起。左邊是一座書架，堆了一些線裝書，似乎有點疲倦了，顯得很懶懶的神氣。書架底下還放着一張琴，已經斷了一根絃。再左邊又是一副茶几和椅子。全屋充滿了灰色和青色的情調，瀟湘館是寂寞的，瀟湘館的主人也是寂寞的呵！

幕啓：一個紫衣的姑娘，輕輕地拂拭書架上的灰塵。另一個女孩子探進頭來。

唱：（唱）

小紅：（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在賈府丫鬟中，算是薄有幾分姿色的，情竇初開，很想找一個寄托的地方。但是她不是意志很堅強的人，她祇能偷偷摸摸地傳遞一些風情，很怕別人窺破她的祕密，她受不住那些尖酸的言語和嘲諷的眼光。現在她匆匆忙忙地跑進來，臉

上有點蒼白，彷彿發生了什麼重要事情。）紫鵲姊姊！

小紅：「一個熱情的姑娘，十八歲了，還是一國孩子的未談。她長的很好，嬌秀而且大方；她生的又聰明，靈敏而且體貼；但是她並不覺得自己是好看的和聰明的，有時她甚至於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她站在庭院里，風來了，雨來了，她就會想：「那些可憐的小乳燕，那兒是它們的家呢？」冬天到了，樹木枯禿的，每逢黑夜沉下沁涼的臉來，大地嚟裸地匍匐的時候，她就會就心地問：「那些孤另另的小枝條，它們不駭怕嗎？」她似乎忘記了她還是一個丫頭，自六歲上下的年紀，她便沒有了家，被賣到這個富貴的宅第來，十幾年了，她就過着一種小燕子小繡條兒的生活，人間的風雨，命運的黑夜，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降臨在她的頭上。但是她從來沒有爲自己担心過，有一個時期，她幾乎完全爲了別人活着。她是很實心的，誰待她有一分好處，她總是兩分或者三分的還報人家。如今她把全副的感情，一古腦兒用在小主人身上。她自己並不是一個多愁的人，在她仁厚而真摯的心目中，世界有如一江春水，儘管不免碎石嶙嶙，而迴波激盪，終究是很可愛的。可是爲了小主人的命運，她也不免時常皺起眉來了。現在她正在無心地拂拭一本書，聽見說話的聲音，她便立即抬起頭來，詫異地——哦！小紅！今天是薛府的好日子，你怎麼得空兒來的？」

小紅：我來聽聽您的。